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一枕奇
第四卷 豔婢說春情文章有用 船家生毒計甥舅無知

《浪淘沙》：花月一時明，柳眼青青。佳人有意伴孤燈。瑯玕偷贈相思夜，帶縮西陵。香雲筆墨生，龍頭老成。故園松菊暗銷魂。等得他年風雨靜，筠柏雙清。

卻說那盧公子著實看顧徐鵬子，時常梯己做些衣服與他，逢時遇節另有厚賞。鵬子得了安身之所，又有些書籍看，到也忘記了日子。那一日陳先生不在館，公子回家過夜，在同娘子吃夜飯。公子對娘子道：「那徐鵬肚裡到通，做得好文章又寫的好字兒，這蠻子不象個下流的。今日先生不在叫人拿些酒賞他吃去。」娘子道：「原來恁樣。」就叫身邊一個丫頭叫做飛鴻，「你將桌上菜拿兩碗，酒拿一壺，送去書房與那徐鵬吃去。」飛鴻應了，想道：「甚樣一個徐鵬，相公這等誇獎他？等我去瞥他一瞥，看他是怎樣嘴臉。」飛鴻拿了東西，一路來到書房，叫道：「徐鵬，徐鵬。」鵬子答應了。飛鴻道：「相公叫送些酒與你吃，來接去。」鵬子連忙出來接了。飛鴻暗道：「原來徐鵬也還好個模樣兒，到象斯文出身，不似家裡那些人粗頭蠢腦的。我想娘子房裡幾個用人，都招了那些夯貨，我若招得這樣一個人，死也遂心了。不如先勾搭上了他，叫他對相公說情願要招我。相公是心愛他的，料想必肯。」心意已定，只相機而行。正是：

未遭青眼文章伯，先透朱衣鑒常旨。

打聽那一日公子往那王年伯家吃酒去了，飛鴻尋出一對戒指，一枝耳挖，一條縐紗汗巾，一總包將起來，自家掠掠鬢，抵抵頭，走到書房來。但見他：

頭挽烏絲，面塗紅粉。身著青衣，裙布荊釵無賽；腰纏羅帕春蔥弱柳堪憐。兩腳不大不小高底紅鞋；半臂非舊非新，鑲邊絹面。雖不是玉樓上第一佳人，卻也算香閣中無雙使女。

飛鴻輕輕的走進書房來，只見鵬子在那裡寫字。鵬子道：「飛鴻姐，你來做甚麼？」飛鴻道：「相公不在家，我來頑耍一會兒。」就兩手伏在鵬子桌案旁，看他寫字。飛鴻道：「你的字到寫得精緻，不象相公的，一個大一個小七歪八扭的，怪道相公歡喜哩。」又問道：「相公今日王家吃酒，甚時節才回？」鵬子道：「大人家酒席那裡就散？要回也要更把天氣。」

飛鴻道：「相公不在家，我替你做伴兒可好？」鵬子道：「這個不敢勞。」飛鴻看見架上四季盆蘭盛開，他就走去，折了兩枝。一枝插在自家頭上，拿一枝走進來，替鵬子簪在髻上，道：「好香花。」鵬子道：「不要亂摘，恐相公回來嗔怪。」飛鴻道：「你放心。有酒不飲是癡漢，有花不採是呆人。」

他見鵬子只管寫字，全不照他，他便走上前將鵬子背上捏了一把，道：「你不怕冷麼？相公昨晚對娘子說，要買布做件棉襖與你穿，你這蠻子到造化哩！」鵬子道：「這是相公恩典，有甚造化不造化？」飛鴻道：「徐哥，我有件人事送你，你好些收著。」鵬子接過一看，見是那三種物件，就依舊放在桌子上，道：「你還拿去，我不敢受。我也無處收放，恐相公娘子查出不當穩便。」飛鴻道：「這是我梯己的物件，怕他則甚？你若說起相公，相公到好巧主兒。娘子房裡頭幾個用人，那一個不摸摸捏捏的？偏見我不肯如他的意兒，所以娘子單愛的是我。徐哥，不瞞你說，你有甚事兒通知了我，我去對娘子說，看有那件不依。」鵬子道：「我也沒甚事敢於煩娘子裡面，」飛鴻道：「些小物件不肯收，當面來怪人。」就故意走近前，將那包物事拾起來，一把手就抱住了鵬子，這隻手將那包物事往他袖子裡亂塞，趁勢兒捏了幾把。徐鵬子反不好意思，只得走了起身，道：「尊重些，恐怕老爺曉得，問罪不便。」飛鴻見他不知局，一骨碌睡倒他牀上，口裡哼哼唧唧，唱起俏冤家來了，徐鵬子見他皮纏不過，沒法兒打發他出去，又怕人來撞見，故意道：「幾乎忘記了，相公曾叫我在書舖裡取書去，我要出門。飛鴻姐，你一個兒坐坐，還是怎樣？待我好鎖門。」

飛鴻見不是知音，只得爬了起來拾了那包物件藏在袖裡道：「恁呆忘八羔子！送你的東西不要。」才出去了。這正是：

坐懷不亂柳下惠，見物不取楊四知。

流水落花消息杳，清天明月顯心期。

卻說那一日按院到了，要觀風。學中領了題目，送來與盧公子做，又是徐鵬子代做了去。原來那按院與盧翰林同年，一見了公子這卷，大加稱賞，拔取特一等一名，將文字發刊了，又備了一付禮來拜盧翰林，極口贊誦公子的文字。盧翰林道：「小兒謬蒙稱許，其實過誇。忝在同年情誼還求直教才是。」按院道：「小弟非面諛，令郎才氣，實是北方翹楚，將來決是英發的。恐怕小弟的批閱，還稱詭不荊年兄試取一觀。」就叫人送上那觀風全卷，親手揭那兩篇，遞與盧翰林。盧翰林一看，果然比往日所作不同暗自詫異卻又不好自家誇獎得，只得道：「略稱題情而已，怎麼當得年兄那般贊揚。」作揖謝了。從此以後，凡遇月課、社課、各臺觀風，但是傳題目來做的，沒有一遭不是盧公子一等第一名。快活煞了一個盧公子，又快活煞一個盧翰林，並快活煞一個陳先生。兩個人只用心攻書，文字驟進，那裡疑心別樣的緣故？恰是：

竿與瑟混他一場，鱗共鯉誰分兩樣。

恰好那幾時提學道來歲考，盧翰林要打發兒子去考，治酒餞行，極其隆盛。又送許多脩金、盤費與了陳先生，叫他相伴兒子。陳先生得意揚揚，摩挲擦掌，極口道公子此去，定又是個一等一名，不消說得。盧翰林心下信了，難道口中還好說未必？只說道：「謝先生教導之功。」那曉得考過了不上幾時，也就發案。看案之時，只見盧公子高高考在五等，這五等或者還是提學奉承他令尊的；不然，恐怕六等也就要見教了。盧翰林大怒，呼拿文字來看，道：「這樣文章考五等不枉你。為何那日做出這樣文字來？」公子道：「那日心下不自在，故此胡亂做了，完場而已。」盧翰林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心下不爽利，或者機括不順，文采不甚發揚些，那裡天淵懸隔若此？這事我決不肯信的！」這正是：文章自古有憑據，莫教雷轟薦福碑。

盧翰林心疑不決，走到館中對陳先生道：「以兒昨日的考卷，應考那等數上。只是前日那幾篇觀風社課，何處得來？大相懸別，遂爾如此？」陳先生道：「正也在此委決不下。小弟有一計，每逢三、六、九，便是文期。明日該做文了，午間屈老先生過來，面看他交卷，是非好歹，頃刻分明瞭。」翰林大然其說。

次日，果然不等午後，就過書房中來看公子謄清，將文字來大家看了，卻又是好的。盧翰林道：「這樣文章還有甚話說。為何歲考場中不寫出來？」陳先生道：「文字有一日長短，令郎道那日不自在，或者果然。就今日這兩篇看來，還是令郎天資穎悟，聞一知十，故爾驟進。終是老先生家風水氣運，應得科第蟬聯。小弟面上，預有榮施了。設使今日這兩篇文字，還學那歲考場中的，不唯老先生掃興連小弟在此也坐不住了。」

盧翰林雖然點頭，心下終是狐疑。畢竟他做官的人精靈，見識不同，心下想了一想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次日坐在一間樓下，叫人去請大相公來。公子被喚來到。翰林道：「樓上有個題目，你上去做一篇文字我看。」公子不敢不遵，隨即上樓。盧翰林已自將那樓門下了鎖，鑰匙帶在身上。稍頃，午間又親自開門，看丫頭送飯上樓，下來依然鎖了。這正是：

不是棘圍嚴弊竇，也將家法整文規。

公子上得樓來，見樓上並無一物，止有筆硯一副，竹紙數張，「四書」一本，題目一個。公子道：「這遭著手了。」不敢有違，只得磨心鏤腎，下力去敲推一篇文字。從早晨做到日晚，還要點燭上去，方才寫完，親自交了卷。盧翰林看了道：「這篇文章與那歲考的差不多。」因笑了一笑，點點頭道：「這等看來你前頭那幾篇文字當真是抄寫的無疑了。今後你也不必讀，止學抄寫罷！」公子會意錯了，只當說的抄寫，就指了徐鵬，前頭事父親已曉得了，不覺的自家招供道：「前頭那幾篇文字，果然是那抄寫徐鵬的。」翰林大驚道：「是徐鵬做的？」公子應道：「是。」翰林就叫人去叫那徐鵬來。那些人那曉得甚數，聞命一片聲叫喊：

「老爺叫徐鵬！叫徐鵬！」到把鵬子嚇了一大跳，道：「老爺叫我則甚？」那些人道：「大爺前日的文章，說都是你做的，故此叫你。老爺發性哩！你去討仔細。」

鵬子暗道：「這事決撒了，怎麼樣處？」又想到：「場中倩代，怕有罪犯；這私下何妨？難道也問我的罪不成！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，怕不得這許多。」就同了眾人來見。翰林道：「你也做得文字麼？」鵬子抬頭見翰林顏色甚和，遂應道：「也胡亂做得幾句。」翰林道：「果如所說，樓上現有紙筆，你就將今日的題目做一篇來我看。」鵬子領命，不上一個時辰，早已寫了一篇，呈與翰林。翰林看畢，道：「果然不差。你做得這樣好文章決不是風塵中人了可實對我說，我自然獎拔你。」徐鵬子始將真姓名來歷，並革黜落難前後事說了一遍。盧翰林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作揖請坐。明日就同小兒一起讀書。兄有如此抱負，勿憂貧賤。向來失贖之罪，萬望容宥。」次日盔了一頂巾兒，又做了一身衣服與徐鵬子換了。家下人俱呼徐相公，不是甚徐鵬徐鵬了。那徐鵬子也感激翰林知遇，時常將南邊風氣派頭，極力誘掖公子。公子受了這番恥辱，也用心揣摩。不一兩月，公子果然文章驟進，不是訓誑了。這正是：

鳶肩火色偶飄蓬，昨日僂奴抗不七翁。

不是一番寒透骨，居然千里聘追風。

卻說徐鵬子離家之後，倭寇作亂，浙江一帶地方，並無寧宇。經過地方，鼠逃鴉散；未經過的地方，鶴唳風聲。大小男婦，東邊的走到西邊，西邊又走到東邊。山谷之中啼號不絕，所在地方，皆負擔載鍋而立。這樣流離奔走之苦，真個說不盡的。那鵬子渾家王氏，窮到那等田地，那裡還有親戚朋友來照顧他？只得也背了個包袱，同這些男婦，趁伙而走。恰好走到一個所在，一起男婦坐在那裡，王氏看見一個人，甚是面熟。仔細瞪了一會，原來是衛裡那個識字。想起來道：「阿伯，你也在這裡？」那人道：「你是誰家宅眷？我一時失記了。」王氏道：「拙夫姓徐，叫做鵬子的。」那人道：「原來是徐先生娘子。失敬！失敬！」王氏道：「阿伯也曉得他們一路去的消息麼？如何至今不見一封書信回來？」那人道：「娘子，你還不曉得麼？說起也是一件新聞。他們糧船到臨清地方，失於提防，被火燒了官糧。聞得運官羈候在那地方，早晚要提進京問罪哩。」王氏道：「這樣可曾識得拙夫消息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這是別幫上人來說的，恰不識得徐先生的行止，不敢謊說。」王氏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或者有些長短怎處！運官既問罪，他們有甚事？如何至今不見回來？一定是作他鄉之鬼了。」王氏說到這裡，也不管兵荒馬亂，一頓嚎啕大哭起來。那人道：「也不消啼哭，須得個的實人，打探一遭，才知端的。」

王氏哭著道：「他生長宦門，上無兄弟，下寡男女，一時落薄下來，有誰人肯去打探？除非妾身親自去才好。」那人道：「你一個婦人，出門甚是不便，我有個道理。這兩日有個糧船開幫，管船的是我舍親，我就去對他說，只要你飯米，不要你搭載錢。共是一塊土上人，你便同去同回，這還是可以放心托付的。」王氏道：「千萬借重阿伯去說，明早回我一個信兒，這就感謝不荊。」那人道：「明早准回你信。」次日，果然那人來回信道：「他日內就開船，你往大埠頭舡幫上問李麻子就是。我已與他講明白了，你快早收拾上去。」說罷去了。這正是：

一時無遠慮，千里別家門。

前路多風雨，蕭蕭斷旅魂。

那王氏收拾停當，即時找船幫上，問著李麻子的船。李麻子道：「你是徐家阿嫂麼？我舍親昨日說過了，請上船，今日還要開幫哩。」王氏拜謝了。

原來李麻子是個遊蕩不實之徒，年已三十多歲，還不曾娶親。只有一位母親，有六十多歲，帶在船上，替他燒火煮飯。他頭日聽那識字說，還不知是怎樣一個人，乃至王氏到了，見還是位年少婦人，心下想道：「這婦人也還乾淨，又少年孤身上我的船來，明是天賜姻緣。開船的頭一日，就有利市了。弄他上手鬆鬆腰，勝似到埠頭三錢一夜嫖那歪娼。聞得他是找尋丈夫的，倘或找尋不著，弄得他燥脾，或者長遠跟了我，也未見得。囊中之繫，怕他飛到那裡去，這不是白白得了一個好渾家！」暗自欣喜。當下安他一個艙口，早早晚晚，小心貼意，問茶問飯，好不慇懃。王氏只當他是好人，分難得，著實過意不去，那曉得他是肚裡懷奸詐的。這正是：甜言蜜語休輕聽，義膽真心好自持。

過了幾日，眾人先睡了，李麻子吃得醉醺醺的唱上船來，竟到艙口問道：「徐阿嫂睡了不曾？」原來王氏自上船後不曾解帶，連衣服倒在牀上，略歪歪兒。聽見李麻子叫喚，忖道：「這夜間叫我則甚？且不要應他，看他如何行止。」李麻子見叫不應，悉悉索索撬那艙門。船上的門是沒有拴鎖的，一時被他弄開了，他便擠身進船。王氏喝道：「是甚人，乘夜來鑽艙？」李麻子道：「是我。我憐你孤身寂寥，特來陪你睡一覺兒。」王氏道：「胡說！我是大人家男女，你莫要認錯了。快些回去，休要胡行！」李麻子道：「心肝，你上我船來就是個緣法，分甚大人家、小人家，且圖快活一宵兒罷。」說罷，就雙手來抱祝王氏急了，便跳起身來劈面就抓打。李麻子終是粗人，氣力大，一交按倒牀上。王氏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強姦良家婦女！」李麻子忙放了手，來按他的嘴被王氏乘勢一掙，爬到艙口，大聲喊道：「救人！救人！強盜殺人哩！」李麻子慌了，見不是局，忙忙的一溜煙去了。王氏待要聲張起來，想道：「在他矮簷下，也要將就三分。我來所干何事？萬一決撒起來，怎樣開交？我只是堅正自持，不怕他怎樣了我。待尋見丈夫，再與這廝打話，還是隱忍為高。」當晚就也不則聲了，依舊將艙門緊閉，上牀暗暗的去哭了。這還是王氏正氣，有主意，不然，已被小人玷污。這都是婦人輕易出門之過。這正是：

婦人不可出閨門，容易花開蝶驟侵。

古云在家千日好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到次日，李麻子也覺得自家沒趣，茶水上懶懶散散的，也不來周致了。王氏情願樂得，也不稀罕他。不幾日，船到了臨清，大家買神福，熱熱鬧鬧的。王氏見到臨清對了李婆子說：「阿媽，我上岸找尋一回就來。」同了船上一個小廝，上了岸來，逢店家便問。本地人道：「是有此事。去年曾有一幫糧船，在這裡失了火，運官羈候這裡半年，後來提到北京，坐通天牢去了。」王氏道：「他船上那夜曾折耗個把人麼？」那些人道：「也壞了幾個人。」王氏道：「他請一位姓徐的做先生，不知列位也識得他在與不在。」那些人道：「壞了的人還埋在本地，不曾收屍回去。卻不知得姓張姓李。」王氏逐個細細盤問，沒有一個人識得。只有後來一個老者道：「記得舊年東嶽廟裡說有個糧船上落難的人，在那裡幾時卻忘記了他的姓名。小娘子要問詳細，須到東嶽廟裡訪那些道士，才見分曉。」王氏道：「這裡到廟有多少路？」老者道：「遠哩。來回也有四五里路。」那王氏就要前去，那小廝道：「上來盤問這一會，肚中也餓了，且回船上吃碗飯來再走這些遠路。你又走得慢，來回要好一會工夫，也要上船去支會他們一聲。風水地面，不是當耍子的。」王氏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走回船上，對眾人說了這番話。眾人還未答應，只見李麻子跳起來吆喝道：「放他娘的屁！我撐的是官船，裝載的是朝廷漕糧，誰人敢道要行要止的？我又不曾得人三釐半分誰是他家的奴才！莫說大人家、小人家，再要給索些兒，一條繩子捆了，丟在水裡去，到海龍王那裡告冤狀來尋我。老實對你說，我們糧船上人，欠在你恁一條狗命哩。」喝叫把船開了，移在別港去。眾人一齊動手，把船脩脩鳴鳴的開了。氣得那王氏眼直白瞪了，有眼淚也淌不出來。此時漫天無際，孤掌難鳴，稀罕你一個婦人？只得眼睜睜看他把帆扯開了去。

王氏到了後艙，來對李婆說道：「阿媽，可憐我同你是一處人，你老人家搭救我則個。」婆子道：「你是怎說？」王氏道：「我原是尋丈夫的，丈夫既不要我尋，難道叫我運糧進京去不成？少不得他要打發我先回去。」婆子道：「你意思是怎樣回去？」王氏道：「遇著南去便船，搭他載回去就是。」婆子冷笑一笑，又歎了口氣道：「我說你這小男嫩婦家，不知出門艱險，我這船是地頭載夾的，還有些抓拿，譬如遇著一個便船，把你送將上去，你曉得船上的人，是那個天南地北的？你一位婦人，安頓在那處好？那船上都是好人。你扯不得個直，萬一有個歹人，把你賣了幾兩銀子，送下水去，你在那裡去叫屈？出門若是恁樣容易，男子漢在家的，也沒影兒了，稀罕你是個婦人，沒腳的蟹？怪道你少年家不曉事體一發可笑了。」說罷歎了一聲就睡倒船艙板上了。王

氏此時冰冷水澆背，一般，才悔道是自家錯了，不宜輕易出門。見婆子話甚是有理「我如今沒奈何，只得拼卻跟他前去，看他怎樣好歹，這一江水，是我結果之場了。」暗自流淚不了。這恰是：

人情險似太行山，何地義皇任閉關。

一日風波驚□二，豈徒出外片時難。

卻說這些人只有李麻子心裡難捱，道：「這雌兒弄不到手，明是一塊天鵝肉，忍得到只反弔饞了人。我若是再去麻纏他，恐怕學前番模樣，亂起來，不成體面；若丟著不去理他，心下又不肯服氣。」終日滿肚子打稿兒，又想到：「啐！呆了不成？不得人也得銀，這樣人兒到北邊少也值四五□兩銀子。到前路去將他賣了，我有了幾□兩銀子，怕討不得個小心貼意的！要這樣強頭強腦的東西做甚麼？」心下主意定了，不幾時到了天津。這天津卻是安泊糧船去處，大家到了這裡，都放了心，終日吃酒嫖妓女過日子。正是：

滿腹思量尋活計，誰知終遇死冤家。

原來前日與王氏同去問信的那小廝，就是李麻子的外甥，年紀雖小，到也乖巧，有些鞋腳都來央王氏替他做。王氏也可憐他，每次順手就替他收拾停停妥妥的，那小廝甚是感激他。那一日道：「徐阿媽，我一件衣服在船篷上拉破了，煩你老人家替我補補何如？」王氏道：「你拿來我替你補。」那小廝也就坐在旁邊道：「阿媽，阿媽，你一件喜事，你曉得麼？」王氏道：「有甚喜事？」那小廝道：「我對你說，你莫對麻子說是我說的。」王氏道：「曉得，你且說來。」小廝道：「我那麻舅舅將你嫁了這裡人家。前日上船看米的，是故意裝扮來相看你的。看了中意出了三□兩銀子財禮。我舅舅要他四□兩，熬了這兩日的價錢，適才那說媒的又來叫麻子去，在那酒店講話。約定一面交銀，一面抬人。」王氏道：「你怎麼曉得？」小廝道：「我在酒店裡問麻子討錢買菜蔬，就叫我吃幾杯酒。我聽得，特來告訴你。你若是去那人家，須要早些收拾，莫待臨期慌忙。只是我一向難為阿媽，沒有甚報答你的。」王氏道：「恁樣我替你縫衣服，你還上岸去打聽。有甚話說，千萬飛來報我知得，我有好東西來謝你。」那小廝家曉得甚麼，應了一聲，歡歡喜喜地飛也似跑上岸去了。

王氏暗驚道：「這個惡賊，這樣狠毒！倒是這小廝來告訴我，不然白白的吃他騙了。如今我死在這裡，無人知見，也是枉死。這是通北京的大去處，前途自有活路頭。我算計三□六策，走為上策。」即忙收拾鞋腳，帶了些盤費。此時天已黑了，船上人都上岸吃酒去了。王氏走將出來，四顧無人，三步兩步跳了上岸，不往熱鬧去處，傍河涯冷靜一路，捨命奔將前去。這恰是：

路當險地難迴避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